

寫情小說

新蝶夢

小說叢書第一集第五編

發行所有正書局

寫情小說

新蝶夢

小說叢書第一集第五編

華行所有正書局

小言情小說新蝶夢弁言

告罪

余譯此新蝶夢。余於譯筆醜劣之外。更有不得不先向閱者告罪者。閱者請於閱新蝶夢之先。一閱我言。

情難言者也。言之而失其軌。能使人志氣沮喪。性情昏迷。今余於此中國人氣沮喪人情昏迷之時。而又譯此言情小說。是不啻以水濟水也。余罪一。

情又不當破之者也。世界之所以營營而不寂死者。以其有情以相係也。情也者。人類之黏液質也。假使人類而盡去情。則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已索然而無味。矧其能維持世界也。今既言情矣。而又破之。是不但不利我國家。且不利我人類也。余罪二。

以知情之人而言情而破情。雖於國不利。於人不利。而於情固能言之。而能破之也。雖有二失。而尙有一得。若余也者。固蠢然一物。不識情爲何事者也。而乃亦欲緣人之意而譯之。真所謂寄五聲於聾。辨五色於盲者也。余罪三。

此三罪之外。又有一至深且巨。爲閱者所必不肯赦者。則爲對於婦女。夫婦女者。非今世新人。所謂神聖。不可侵犯者乎。而余褻瀆之。褻瀆之。而至再三。褻瀆之。使閱者而爲婦女。其必不我赦也。使閱者而爲尊敬婦女之人。其必不我赦也。使閱者而非有深仇宿恨於婦女之人。亦必不我赦也。而余乃絕無所仇恨於婦女。而以無意識譯之。以無意識譯之。其事雖非由我而造。其事實爲由我而傳。而余之罪亦不可以逭。余罪四。因此四罪。欲執筆譯之而投之者屢矣。然屢投之而又屢欲譯之者。則以

言情之事人所喜聞。方今東西文明之說漸輸入我國。繙譯之業於茲大盛。其中又以小說爲尤多。而小說之中則以言情者爲人所喜聞而尤多。夫情人心中最微妙高尙之物也。若徒以男女相愛之爲情。則其情醜矣。故言情者。至於男女。則必假以險阻艱難之事。以顯其情之貞潔。言情之小說。爲寫男女之相愛。而其所寫之事。則必爲欲相愛而不可得。蓋以歲不寒。不足以知松與柏。而境不逆。不足以見情之深遠也。故言情之小說。必寫其情。如帝天而閱之者。亦必視其情。如帝天視。如帝天。則必於情無或。有敢非者。見有類似者。即曰情也。情也。而醉焉。夢焉。且生死焉。則必胥我國人。而盡陷於情之渦焉。是則將盡我所輸入之新思想。新學問。而不足以供情之作用也。又奚暇及他事哉。故余之譯此新蝶夢也。乃爲寫其情之一方面。見用情之人。亦有時而誤。以稍殺言情者之勢力。故雖知有

罪。欲舍之而不能也。至於褻瀆婦女之罪。俟此書譯盡後。更譯一與此書相反之書。以之自贖。閱者鑒之。

聲明

一、此書原本爲意大利人所作。甚冗長。有二十萬言。今僅節譯其一二萬言。

一、此書爲作者自述口氣。譯之仍其舊。書中所謂我者。作者自稱也。

譯者記

# 新蝶夢

意大利波倫著

冷譯

看官、我乃鬼也。我雖在此執筆作文。然我已早死。人死謂之鬼。而况我所遇之人。所見之事。無一非爲鬼爲蜮。禽獸不如。看官切勿駭異我言。我年未三十。而髮已白。有人問我白髮之故。纔知道我說我是鬼一點不虛。我白髮的緣故。並非是我父母遺傳來的。我在一個月前。我還是漆黑的頭髮。和看官一般。也不是爲着一時用心過分。像伍子胥的鬚。出昭關的時候。一夜變白了。我也不是到了赤道之下。最熱的地方。受了熱氣。變白了的。我今說起我頭髮白的緣故。我心甚痛。我今說出我頭髮白的緣故。人也決然不肯相信。總說是沒有這事的。看官我非他人。我乃意大利南皮府波倫伯爵是也。

今試前往意大利南皮府。問波倫伯爵何在。誰不知道。已於上月中旬染了猛烈的疫病。死了去了。看了波倫伯爵家的明牌。早已不是波倫伯爵的姓名了。查了波倫伯爵的產業。早也不是波倫伯爵的業戶了。就是我現在回了南皮去。說我是波倫伯爵。人也決不信我。說我是騙子。來騙波倫伯爵的爵位家產的。看官。明明是我。人都不認。是我。明明。是我的。爵位。產業。人都說。我是。騙。天。下。傷。心。奇。怪。的。事。那。有。比。這。樣。更。利。害。的。看官。如要詳細知道我的傷心奇怪的緣由。須待我忍了氣。慢慢說來。我家在意大利。原是全國第一個豪富。我家的住宅。在那南皮江的旁邊。靠山臨水。絕妙風景。我的父親。叫做斐立伯。我無兄弟。父母只生下我一人。我命甚薄。生下我後。我的母親便死了。到了十七歲時。我父親又死。我父親死後。我年尚輕。我便擁了千萬家資。襲了伯爵名號。人都料我無人管束。必然放縱淫逸。我這家資爵位。萬

不能長久的。那料我襲了家資爵位以後。我却一意讀書。我也不和那班游民爲伍。我也不和那種惡少爲羣。我也不飲酒。我也不吸煙。我也不入賭場。我也不赴各種跳舞謙飲的盛會。過了兩年。人又不叫我做破家子。叫我做守財奴了。我在家中別無他事。除了上學以外。到了家內。便拿了一本書看。所以書是我第一個朋友。那時我看見書上說起了婦女們。都道是女人是猢猻變的。又說女人的心是蛇涎生成的一近了。婦女便要著了他的迷受了他的毒。所以當時我最怕的便是婦女。偶然有時出了街。遇了婦女。早遠遠的避去了。就是有時當面撞着。連眼也不敢看他一看。生恐被他攝了去似的。我在家中除了以書爲友之外。還有一頭靈犬叫做白虎。那白虎是我父親生時游歷倫敦的時候。有個朋友送的。生得身長半丈。腰大五圍。十分雄壯。又極靈敏。因此我丟着書時。便和那白虎玩耍。有時出門閒散。也必

帶着他走。所以除了書外那狗便是我第二個朋友。除了書又除了狗我還有一人是和我同學讀書同班受課的他的名字叫做花利也是我生平第一個的知交忘形骸的骨肉我敬他愛他比那書那狗不相上下但是我雖敬他愛他和他爲友他的性情却與我截然相反我是最怕的是婦女他是最喜歡的是婦女他的處境却和我相類他也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姊妹只有自己一人還有一個叔父在那羅馬府經商只是他的家產却不如我遠甚他卒了業出了學堂因沒有錢用便又從了一個油畫師跟他學畫他的性情原是極聰敏的到不得幾個月他的油畫便也值了錢了而且一時名重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富商大賈沒有一人不愛他的畫因此他雖沒有家產却也寬裕過日他有了錢却又和我用的不同我沒有事那錢是守着不舍的他沒有事那錢是守着不守的他的舍錢的區處是專爲着趨奉

婦女。他若一見了婦女。他的魂便如被婦女攝去了一般。心中也是婦女。口中也是婦女。所以他最喜歡同婦女結交。各處的盛會。他沒有一次不赴。各地有名女子。他沒一個不識。他常常說那婦女是天地間第一種怡情養性的勾當。人生不識婦女。便如有舟不泛大海。有馬不上太行。生了這一世。他的儀表又生得十分秀雅。他的口才是最擅長的。聽了他的議論。比吃那名醫的仙藥還靈。如在憂時。便忘了一切憂。如在喜時。便忘了一切喜。如在憂時。便忘了一切憂。如在喜時。便忘了一切喜。如在怒時。便喜。如在憂時。便忘了一切憂。如在喜時。便忘了一切喜。如在苦時。便樂。如在怒時。便喜。如在憂時。便忘了一切憂。如在喜時。便忘了一切喜。如在病時。便忘了一切病。因此他喜歡着婦女們。婦女們也喜歡着他。他有時來我這裏談起了婦女。他便津津樂道。我聽了他。也不免有時心動。但是他去了。我取了書來。對着古人。看着書上。的議論。我又懼怕起來。因此日復一日。過了幾年。我身上別無可記的事。看官。那料有使我萬世不能忘的。四年前五月十五的那一日。那日恰值禮拜。

各人都是休息之期。我在家中一人無事。我那至好的花利密友。他又往羅馬府看他的叔父去了。我早上起來。便帶了些食物。携了白虎。叫了一個小船。溯着南皮江。也去游江了。遊了一日。心中十分暢快。到了將近斜日西沉的時候。便偕了白虎。在那南皮江頭。上了岸。緩步歸來。看官。也是我命中有一事。走不得多少路。忽然聽得一陣唱歌之聲。抑揚婉轉。比那鶯聲燕語。還靈還巧。我聽了這唱歌。心中便不覺有些羨慕。再走了幾步。轉了一個灣。便看見了那唱歌的人了。看官。我當時。倘然不看見那唱歌的人。我至今還是以前的我。我看見了那唱歌的人。我的心忽然大變了。當時。我看見唱歌的人來。我便立住了脚。站在路旁。看他們過去。只見一羣兒。都是十歲以外的女子。隨唱隨走。十分活潑。後邊跟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音樂師。口中隨時點撥。我便料他們是那孤貧院裏女子。心中自想。我以前爲什麼這樣愚蠢。

誰說女子是可怕的。正在心中這樣想。忽然眼底一閃。那一羣女子中間。有一個直印入我腦裏來的。年紀正在十七八歲。身材面貌十分秀麗。自我看見了那女子之後。心中恍然大悟道。天下的婦女都是迷人的。只有這個是解迷的醒藥。天下婦女的心都是含著毒的。只有這個是解毒的回春丹。我自羞了。羞着讀了幾年的書。都悞聽了古人的話。我又自愧了。愧着活了幾十歲。至今纔跳出了古人的圈套。知道婦女的真相。我又自恨了。恨着今日以前爲何不早有今日。使我早享婦女幸福。我心中這樣想。眼中只顧看着那女子。等到後來。那女子早已過去了。我還是瞪着眼。立在那裏。好像被人施了催迷術的一般。等了一刻。跟我走的那白虎見我立着不走。他從前面樹林裏跳了回來。我被他一嚇。纔驚醒轉來。纔知道我立在道旁。看了那道路。又想起方纔看見的女子。便又依依不忍遽去看。看看天色已將近黑。沒奈

何只得呼了白虎。沿着道路。沒精打彩的。走了回去。回家之後。心中好像失了甚麼東西似的。又像得了甚麼東西似的。飯也不想吃。茶也不想飲。書也不想看。睡也不想睡。心中眼中只想着方纔的女子。眼睛閉時。宛然那女子在我面前。狹長長的身兒。尖溜溜的面兒。亮晶晶的眼兒。紅的綠的衣服兒。活潑潑的行動兒。想着他的形容。便又彷彿看着他笑。聽着他唱。翻來覆去。直鬧了一夜。到了明日。我便一早起來。前往孤貧院裏打聽那女子。果然不出我料。被我打聽到了。他原也是個故家的後裔。只因中落了。父母全死。只有一個伯父。無人撫養。因此從小便送入孤貧院裏。我既打聽得了這個來歷。我便請人對他伯父說。要向他求婚。看官。我在意大利。又富又貴。意大利的人。是沒一個不羨慕我的。我去求婚。自然他的伯父萬分願意。那伯父又去問了他。他自然也願意。那頭婚事。一說便成。到不得兩個月。那女子早已。

做了我的妻了。我自從娶了那女子爲妻。新婚之樂。自不容說。就是旁的人見了。我娶那女子。那女子嫁了。我都說是福氣。福氣其中有個最羨慕我的。是我那好友花利花利一見了我娶那女子來。便稱賀不絕道。波倫伯。你說不喜歡婦女。不喜歡婦女。你倒娶了這樣一個絕世美人。不是我誇獎。像嫂夫人這般的美麗。在我意大利要算第一個美人了。休說意大利在這世界上。也要算第一個美人了。休說現在世界在這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怕也沒有第二個了。波倫伯。你還不信我以前的話嗎。你還信那書上古人的胡說嗎。那婦女果然是可喜歡的。還是可怕的呢。我當時聽了花利的話。我心中着實感激他。又可憐他道。花利花利。你雖然喜歡婦女。你還沒有娶了婦女。爲妻。你還不知婦女正真的好處哩。因便笑着對花利說道。你說的話果然不差。當時花利愈稱贊的好。我心中愈形歡喜。我自想。我如今得了我的。

妻世界上的事可以一切不要的就是平日最喜歡的那書那狗那朋友也可以舍得要看書時不如看了我的妻更好要和狗玩時不如和我的妻玩更好要和朋友談心時不如和我的妻談心更好而況我妻的形容笑貌雖看了萬遍不厭我妻的心思靈巧玩耍之樂勝狗萬倍我妻的聲音如鶯如燕雖在花利也萬不及所以我起初想我娶了妻我以前三個好友都要生疎了那知後來竟不如此我的妻原來也是好讀書的清閑無事兩人攜着書在那樹下對讀那書覺得格外有味那狗那花利我的妻因我愛他們之故也兼愛及他們那狗見來了一個新主人自然十分趨奉那花利原是稱贊羨慕我娶了這妻的也以愛我之故兼愛及我妻他自外邊來常常送妻最喜歡的東西因此我常對花利說道花利君我將謂我娶了妻你要少了。一個朋友了豈知你反多了一個朋友花利和我妻聽了我這句話都微微。

的點頭。微笑如此快樂。不止一日。也不止一年。我還記得我娶了妻。第二年的初秋。一夜我和妻與花利三人。在林下納涼。有個乳母抱了一個小兒走來。我便起來。接着抱在手裡。看了十分歡喜。便授於花利看。道花利君。你看我的玉兒。生得這樣大了。花利接在手中。又復贊不絕口。剛要抱了起來。和他接個吻。我的玉兒忽然哇的一聲哭了。我的妻便忙前來。接了去看官。我自今想去。那夜的玉兒一哭。正當我們十分快樂之時。真是所謂樂極悲來。泰極否來的預兆了。到了今年的夏天。那可悲的事便來了。你道那可悲的事是甚麼。原來意大利全國起了一種傳染的疫病。人遇了那病。個個都死。後來漸漸的傳到我們南皮府來了。我們南皮府的人。一得了這個信。便人人危懼。個個驚惶。防那疫病宛如防着敵人一般。幸我家在那南皮江的旁邊。並非在市中。往來的人甚少。且又是在山上。獨據一莊。空氣也極清新。

所以無憂那疫氣傳染。我又在那疫氣未到南皮以前。預先將那雜用的東西。都積了下來。又接了花利在我家居住。免至時常往來。或者帶了疫氣進來。除此之外。本來我也沒有別的人來。我便做成了一个世外桃源。外邊雖鬧的不成世界。我家裏却十分幽靜。安享太平之日。每日到了晚上。太陽落了。山各人洗澡已過。便往園庭裏。林前石上。攜手散步。看那南皮江的晚景。有時便在石檻上。三人相對談心。有時回到屋內。在電燈下。我的妻鼓我。最喜歡聽的琴。我的友花利。便抗聲相和。我是不會歌唱的。我有時取一本書。看着書聽他兩人鼓琴唱歌。也有時叫了我的玉兒來。和他玩笑。那時我的玉兒已經三歲多了。騎着白虎。又和白虎玩要。我那時攜着書。看着玉兒。白虎聽着。妻和花利的歌唱。我生平最得意的五種樂趣。一時並集。我那時只有萬分樂。並無一點愁。我那時正如神仙。我那時將謂一生一世都是如此。

了。不。料。到。了。上。一。個。月。的。今。日。早。上。五。點。鐘。時。我。在。睡。夢。中。醒。了。那。時。天。色。  
 纔。明。日。光。射。入。玻。璃。窗。上。萬。分。爽。利。我。便。起。了。身。穿。了。衣。服。走。近。我。妻。的。牀。  
 上。掀。着。帳。子。看。時。只。見。我。的。妻。紅。顏。含。笑。金。髮。半。拖。面。向。外。正。睡。的。酣。醉。  
 我。看。他。十。分。可。愛。我。便。上。前。和。他。接。了。個。吻。看。官。那。料。我。這。次。和。他。接。吻。便。  
 是。我。和。他。訣。別。的。接。吻。了。接。吻。後。我。便。放。下。帳。子。走。出。房。來。此。時。家。裏。的。  
 人。都。還。睡。着。未。起。我。就。出。了。門。看。看。早。氣。絕。佳。不。覺。順。着。步。沿。着。下。山。的。路。  
 走。一。面。看。那。初。暎。照。水。華。光。奪。目。看。多。時。身。上。覺。得。有。點。煩。熱。起。來。要。想。  
 回。家。去。剛。走。了。幾。步。忽。然。聽。一。聲。悲。苦。之。聲。忙。立。定。了。脚。聽。時。那。聲。越。喚。得。  
 急。了。我。便。依。着。聲。上。前。去。尋。走。不。得。幾。步。在。那。一。個。轉。灣。處。早。看。見。一。個。十。  
 六。七。歲。的。孩。子。肩。上。背。着。一。個。賣。雜。貨。的。箱。兒。跌。在。路。旁。兩。手。扶。着。一。株。樹。  
 口。中。只。在。那。裏。呼。喚。我。一。見。了。那。孩。子。我。便。要。上。前。去。扶。他。看。見。我。來。便。

搖着手大叫道不要過來不要過來我是染着疫病的人你快不要近我我聽了他這樣一喊我是本來怕疫病的又想我有我的妻我的玉兒還有我的好友。倘然我染了疫病他們知道了必然要着急死了我這般一想我愈覺害怕。登時不覺早倒退了幾步那孩子見我退了依舊扶着樹極聲呼喚那呼喚的聲音我聽了我至今也還記得好不使人悲我看不不忍心中想道他雖然犯了疫病究竟也是個人我雖然怕他傳染不敢去扶他也應該替他去叫了一個醫生來看看他或者他還有救斷沒有黑珠白眼看了他死不救的道理想罷便飛身跑下山去到了一個醫生處那醫生一聽了我的話便搖手道不去不去我是還要活命的人如何肯去又道伯爵你快些回去罷你也犯不着替人做這種事我見這個醫生不肯去我便再找了一個那一個醫生一聽了我的話也忙搖手道不去不去我又不是現在尋

死我什麼肯去。且道伯爵你也不用去找人了。你便找了人去。我料那病人也早已死的了。我見兩個醫生都不肯去。又說了這沒人心的話。我心中不覺氣極。我想世間醫生是甚麼用的人。有了病要死。都不肯去看。難道看那不死不病的人嗎？我發了氣。我想世界上的醫生都是騙錢的。都不是好人。我又想那病人跌在路旁。沒有人理他。終不是人類應有的事。便想叫了幾個人。擡他到病院裏去。那料叫來叫去。又和叫那醫生一樣。一聽了我的話。說是去擡疫病人。便掩着耳。早走開了。探也不探。我見衆人這樣沒心肝。我益發動了氣。我便要一人奔回去扶那病人。恰好前面來了一個白鬚的教士。他看了我的情形。他便道：我同你去罷。我想世上沒有一個好人。還是這老者心地厚。我便問他姓名。他便也問我姓名。我說了出來。他道：像伯爵這樣的人。肯這樣熱心救世。真是難得。那老教士一頭說話。一頭只顧跟着我。

走剛走得幾十步。還沒走到病人身邊。忽然我腹中大痛起來。我眼前一黑。我口中便呀的一聲。我的手我的腳漸漸到了腰都麻木起來。我便登時立住了。不能走。我便扶住那老教士。那老教士一聽了我的聲音。一看了我的顏色。一捻了我的手。便大驚道。阿呀、阿呀。伯爵你也發了疫病。不是那時我還硬迸着氣。搖頭道。不是。不是。我纔氣急了。讓我坐一坐。就好的說時。我的身早已發熱。我的唇早已抖了我的舌早已乾了我的喉如火燒的一般。那老教士見我這樣看着路旁有個小珈琲店。便扶我進了去。討了一個安樂椅。扶我坐着。我那時早已全身不能動了。看官可知我當時心中的苦。我的身雖在珈琲店裏。我的心還在那妻子的身上。我心內自祝。我雖死後。我惟有一願。願我的妻我的玉兒。決不要傳染着這病。我料想我的妻聽見了我病在這裏。必然不顧着利害跑了來。看見了我。必然抱着我放聲大哭。那婦人。

的情是不能自禁的。見我將死必然要和我一同死。見我病了他也必至爲我而病可憐他可憐他和我做了四年的夫妻他竟看着我這樣我想到這裡不覺流下淚來我回對那老教士說我是不中用的了請你叫個人到我家裏去那老教士早明白了我的意思安慰我道伯爵你不要這樣想這是風火病來的快去的也快我去弄些藥來你吃了便好了省得驚動着他們教他們嚇我搖了搖頭他見我不肯便叫了一個賣水菓的小孩去我家裏報信他自己也去醫生那裡討藥去了我便一人臥在那椅子上我自想我這次終究難望再活了我什麼身上的。一切東西都不是平常似的我聽着人家說話好像睡在櫃裏隔着一重東西一般我那時心中亂想只想着我的妻我口中還只叫道我死之後我的屍首不要送到我家裏去觸我妻的目傷我妻的心我雖這樣聲喚可憐人都不理我我聽着人家的聲音也覺

得愈聽愈遠了。不知又過了幾多時彷彿還聽得那老教士回來那賣水菓的小孩回來。自後我便覺耳內碰然一聲聽不得甚麼了。我眼裏只看見我的妻也在面前。我的玉兒也在面前。我的花利白虎我心愛的物。一切都在面前。我便死了看官我死時的情形便是如此。看官你想那死不是世界上人最怕的事嗎。無論乞丐盜賊吃盡無數苦受盡無數罪。一聞了死他便這樣那樣千求萬想望着他不死而況我是個最有希望的人年紀又輕爵位又高又有妻又有子又有朋友且財產最富我活的什麼不快活我要死我如何肯死我這時便自悔自恨自己儘着所有力量握着拳咬着牙和那死相拼看官你想那裏拼得他過拼了幾時便漸漸的覺得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又不知道了幾時只覺得我心口上像有一件什麼東西塞着又漸漸的覺得那是我的心我的心又漸漸能想又覺得那心口上塞的。

西漸漸的重了。又漸漸的塞上來了。漸漸的到了胸口。到了胸口以上了。到了頸了。塞到了喉嚨了。那時便如有人叉住了我的喉嚨。一般十分氣悶。我便拚着命叫道。放了我呀。放了我呀。叫了幾聲。便覺那叉喉嚨的人放了。放了漸漸的我的氣從喉嚨裏出來了。那就是我死了之後活了回來的情形。那時候雖然我活了回來。我還不知道自己已死。也不知道自己又活了。但覺茫茫蕩蕩。不知自己的身體到了那裏。又黑又闇。空氣又薄。呼吸時覺得咽喉間又是吃力反來覆去想了幾時。纔想出那染了疫病的事。又想着扶了老教士臥在珈琲店裏的事。阿呀、什麼時候放我在這牀上的。阿呀。什麼時候已經到了夜裡的。我便用手向我身上摸時。我爲什麼便着了日間的衣服睡了。再用手向那四邊摸時。一觸着手。我忙縮了回來。阿呀。不好了。我爲什麼睡在這樣東西內。那硬的不是木板麼。我連忙再用手向上邊摸。

# 夢蝶新

消一刻早開了一個大大的洞我便從那洞裏鑽了出來剛一立起忽然聽得轟的一聲好似有樣甚麼東西崩了的那時我也沒有心去理他我只得幸喜我那棺材不會埋入地裡倘然埋入地裡就是破了棺也要被那土壓死的忽又想道我那棺木既然不是埋在地裡是埋在那裡的呢出了棺黑漆漆地仍舊不能看見一物想來想去忽然想着道阿呀是了是了那是我們家裡的柩窟了我們家裡原有先代傳來的家窟家中的死了便將柩送入那窟裡這就叫他柩窟那柩窟不但我們家裡有歐洲大陸的世家家家都有以前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也曾經送他靈柩進那窟內去過想到這裡忽然又阿呀道不好了那柩窟不是石板做成了的嗎那柩窟的門不是極厚的兩扇鐵門嗎倘然那沒人進來這兩扇門不是終年鎖着的嗎我雖拚命出了那棺木如何出得那柩窟呢我忙黑暗裡用手摸時果然一

點不差是那柩窟再摸到那柩窟的門口果然關着我見那門關着我這一驚非小我忙用兩手將那門推時那裡推得他動忙用兩手敲時那裡敲得他開連響聲也沒我便萬分着急我想倘然沒有人進來那門如何得開倘然這十年廿年內我家裡沒有人死如何進來倘然沒有人進來不開門這窟裡都是石壁我如何走得出去這不是明明要餓死我在這窟裡嗎蒼天蒼天你既然使我死了爲甚麼還要作弄我呢既然使我死於疫又要使我死於餓人生最痛苦的是死我既死了一次了還要使我一死再死蒼天我不知犯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罰我到這個地步呢我想到這裡我便軟倒在地上不能行動了看官看官可憐我我軟倒在窟門口歇了幾時我總想不到出那柩窟的法子我便又立起來在那黑暗裏亂轉轉了幾次阿呀不好了連那方向都認不清楚了那裡是我鑽出來棺材那裡是柩窟的

鐵門。我因又立定了想。想了一歇。忽然我覺得我脚下什麼這樣冷。我纔知道。我沒有穿鞋。我是跣着脚在地。上又覺得身上也冷。只着了一件短衣。並沒着外套。我細細想來。我纔想出了緣故。一定是爲我死時爲着疫病。不曾按照規矩改換衣服。只去了外衣。脫了鞋。便送入棺材裡的。我想到這裡。我便想着。既然我不會換衣服。自然我現在着的。便是平常着的衣服。我便一手探入袋裡。觸手便有一物。忙細細摸時。係是我平時最愛的一張肖照。我還記得那肖照上是三個人合拍的一個。是我的妻。一個是我的兒。一個是我。我摸着這肖照。我便叫道我的妻呀。我的兒呀。我最愛的妻和兒呀。你們見我死了。不知哀痛的什麼樣兒呀。我知道我死後。我的兒必然抱了我的妻的膝。叫道媽呀。媽呀。你爲什麼只顧這樣哭呀。我的爺到了那裡去了呀。什麼不回來呀。我知道玉兒只顧這樣問我的妻。只顧拭淚我的好友花利。

雖在旁邊也不好勸。只是歎氣天呀天呀。此情此境使我想去安得不傷心呢。那料我家裡的人這樣悲傷。我却還活在這裏。還在這柩窟裏。想念他們。倘然我出了這柩窟。回到了家裏。我的玉兒見着我。便拖了我的衣服。叫我抱我的妻。見了我。更喜出望外。破了涕。含了笑。抱了我頸。將那又軟又香的唇向着我頰上着實接吻。我的友花利見了我。便來賀我的回生。携了我的手重叙以前的樂趣。就是那無知的白虎見了我。雖然不曉得我甚麼死。也不曉得甚麼活。見我回來。也便搖頭擺尾。前來迎接我。我那時見了他們。我以前的各種樂趣。依然如舊。我便和我的妻並坐了。抱了我的兒在膝上。請花利在對面坐下。又投了東西給那白虎吃。我便叫用人開了幾瓶上好的酒。和我的妻我的友三人同飲。談那死去活來的故事。豈不快樂。我正想的高興。忽然我的心上一觸。阿呀。我現在那裏。我還在柩窟中。沒得出路。我心。

上便一嚇我全身俱冷我便一時神經萬分激動幾如發狂一般我便在窟中亂跳亂罵搥着胸頓着足罵天罵地罵鬼罵神罵了幾時愈罵愈憤神經激烈愈甚便要走到那石壁邊去碰死在壁上剛走了幾步忽然脚下一絆跌倒在地連忙立了起來再走時忽然又絆着一物又跌倒在地上連跌幾次我的性倒漸漸的過了我便坐在地上又細細的想我想我現在不碰死我終究還有一個可以想法出去的道理倘然碰死了那自然更沒有希望而且我碰死在這裏有誰知道徒然負了天使我還生的好生之德天既然使我還生自然要我想法出去的怎好便碰死在這柩窟裏呢想罷心也便漸漸的定了氣也更漸漸的平了因再細細的想那出去的法子忽然想着剛纔我拿在手裡的那張肖照什麼不在手裏了一時暴跳不知落在那裏我便伸着兩手向地上亂摸摸來摸去想這黑暗裏那裡摸得着我因摸

不着那肖照我便又靜着細細的想我現在這柩窟裡第一樣最苦的便是黑暗。倘然這柩窟裡有了亮光那時我想那出去的法子也究容易了。我便又細細的想什麼可以使這柩窟裡有亮光想了多時忽然大喜道有了有了。我以前送我父親的柩入窟的時候我還記得在那柩前是供着兩株白燭的。雖然我爲疫病而死別的都是草草這兩株白燭是歷來我意大利國的習慣。決然不會省去的我便用手再向地下摸時忽然觸手剛纔脚下絆倒的東西就是那插燭的燭臺那燭臺上果然有那三四寸長的燭我一摸着我這一喜非同小可我纔摸着了燭我又想着沒有點燭的火我那滿心的喜忽又變了滿腔的愁我又呆呆的坐在地上不能動了我因又閉着眼。寂然長思。思那點燭的火從何而來我因想出要那火只有二法或則這柩窟裡原來有的或則我帶的來的我因先依着這柩窟裡原有的想或則葬。

我時候抬我進來這窟內黑暗須用着火那時遺下來的或則停了我的柩我的妻我的子我的朋友來祭我點那燭時留下來的但是無論遺下留下那取火的總是火柴那火柴匣是小小的不知放在何處叫我什麼去尋我因翻了轉來當他是我帶來的想我帶來的第一是在我身上了第二是在棺材裏棺材裏是斷乎不會有的那裏見人死入棺材有人放火柴做念記的呢那就不過在我身上了我不是吃煙的人我身也不會有而且我身上帶的東西也數得盡我因將兩個手向身上各處摸摸到一個袋裡覺得硬刺刺的一樣東西我便取了出來那是我們歐洲人常用的一個雜用小包包內放的是小剪小刀小賬簿小鉛筆小名片小鏡子等我便將他放在一邊再摸別物在那個袋內又摸着一個小皮夾取了出來那是一個放銀票和銀錢的皮夾我又將他放過一邊再用手摸時不過在褲袋裏摸着了一

## 新蝶夢

條手巾和幾封殘信。再摸時那就沒有一物了。我心中便自失悔。我想我總沒有得那取火的法子。我又想到除了那火柴取火的法子還有甚麼或者用凹鏡借那日光。但是一時那裏來鏡在這黑暗的地窟裏更那裡來日光而且如有了日光我也不用這火了或者用鐵擊石那石是這裏有的那鐵從何處取來或者用鑽鑽木那棺材既非取火之木那鑽更難得了。我想來想去。舍了火柴以外。要取火更屬難事。我便又將我身上的物一件件重取出來。先摸了那幾封殘信。那信內自然沒有火柴的。再摸了手巾那手巾內也自然沒有再摸那錢夾。那錢夾內只有幾塊錢。幾張鈔票也並沒有再摸那雜用包。便將那包打開。先取去了那小刀。小剪。又取去了小鏡。小鉛筆等類。只賸了一個空包。我便將那包再捻時。覺得薄薄的。更有一種東西。我便將那薄薄的東西。又取了出來。我一取出來。我便謝天謝地。萬分快意。以前。

的。愁恨一時都丟在九霄雲外了。你道爲何。那薄薄的東西。果然是個小匣子匣內裝着幾十株的火柴。你道這火柴爲何裝在這雜用包裏。原來那雜用包是備着人一時緩急用的。倘然夜間出門。一時找不到路頭。也弄不着火。有這雜用包在身上。那就不怕了。我是不大出門的人。日間尙且如此。無論夜間。所以買了這雜用包。後從來沒用過那火柴。因此倒也忘了。我既得了那火柴。我便取了一株。在那小小匣兒上劃了一手。忙去取了那燭來。點着。我一時便覺精神萬倍。我便執着燭。立了起來。先認那方向。只見自己依舊立在那口棺材的面前。我便用火照那棺材。只見那棺材是用最平常的木料做的。材料也十分單薄。工程也十分草率。我便想。那是一定爲着疫病死的人多。所以那棺材這般不好。又自幸道。虧那棺材這般不好。我纔得推破了出來。不然早悶死在這棺材裏了。看了棺材。又看那棺材旁邊立着一

個木的神位。上面記着波倫伯爵。享年二十有五歲。於一千九百零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罹疫病故。我見了這神位。我纔知道我是十五日死的。但是現在不知是什麼日子了。我不知死去了多少時候了。我心內這樣想。我便執着火。走向那棺材旁邊去。去了那棺材蓋上的釘。將那棺材的蓋開了。看那棺材裏時。只見亮恍恍的一物。取了起來。看時。是一個金製的小十字架。我料那必然。老教士送我做記念的。我便心中十分感激。那老教士。我因此推想我的朋友我的妻必然也有甚麼東西放在這棺內做記念。我便向棺內再尋尋了一回。不見有甚麼。我便移了燭。走到那頭去看。剛一舉步。忽然看見腳邊有了亮晶晶的一物。便拾起來一看。我甚不解甚麼意思。那是一個婦人耳上穿帶的大珠。緣何落在這地上。我便四處探看。我想難道這就是我的妻送我做記念放在這棺材裏的。我在棺材裏破了出來的時候。

此帶出來的我又想我平時並不曾見過有這樣東西我又四處探看忽然看見我那棺材後又有一個極大的棺材一邊的擋棚倒了仄在地下我因上前去看我忽想着道方纔我從棺材裡出來的時候彷彿聽得腳下一聲響不要便是擊動了那擋棚那棺材和擋棚倒坤的聲音我想這棺材不知是我那一代的祖宗今日炳我驚動了我心不能忍我便想上前去抬那棺材起來又想這棺材這般大不知要用幾百斤氣力我一個人如何抬得他起我因執着火走到棺材頭邊去看一看時好生奇怪那棺材頭上並未寫着某某公之靈柩郤畫着紅的一柄小劍我看了那劍我一時也想不出他的緣故我忙又携着火去看那棺材的蓋一看時又好生驚異什麼那棺材的蓋已經破了忙再推開那蓋看裡面時只見裡面並沒有屍首郤有一個開口的大皮包我便看那皮包裡這一看更覺詫異了那皮包裡都裝着

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歪的是寶各國各處的大小貨幣不計其數我心中便想這或者是我祖宗留下來的但是爲什麼放在這柩窟裡又沒有在傳家的書上注明我却從來不知道有這棺材的財產我因放了燭臺提過那皮包一件件取出來看時除了金銀珠寶貨幣之外又有各種的細工器具各國的傳國至寶另外又有意大利英吉利法郎西等國的鈔票一束忙再解開看時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千元的我看了我心中自然歡喜我早忘了我的身體尚在這石窟裡我便朦朧地我想我是意大利第一家豪富現在得了這個那就世界上第一家豪富了現在不知我是真是夢現在我看見的拿着的真的金銀珠寶種種貴價物抑是幻境我這一想我心中忽又轉着那寶爲何放在棺材裡那棺材頭上爲何畫小小的一点心中閃覺悟道是了我知道了那紅的小劍是地

中海中有名的一種海盜叫做赤劍黨的記號那赤劍黨是在海盜中最有力量的地中的各國沒有一個不恨他畏他都派着兵船差着警官捕他這棺材裡的各樣東西都是各國的警官查不到的却破在我死去的波倫手裡他們的奸智也不能算不高了他明知道這柩窟裡是沒有人來的藏在這裡千妥萬當他們藏的妥當那各國的警官便尋的辛苦了現在可不要緊我出了柩窟我便前去告訴了警官這是盜賊的東西我要了他來也不義我告訴了我發明了這件大案我可以留個名兒在世上我也不枉了這一次還魂又想道我什麼能夠去告訴警察呢我還在這柩窟裡我一團高興好像火一般熱遇了冰冷的水了我便將手裏拿的皮包擲入棺內呆立在棺的旁邊想了一刻忽然想着我要想用什麼法子出去我先要想這個皮包裏種種的東西是用什麼法子進來的這東西既然可以進來那我

也必然可以出去了。一想到這層，我頓然又胆大了幾分。我便靠着棺旁，看著燭火。我又細細的想那皮包裏東西來。這柩窟裏緣故或者那海盜裝了這皮包在柩裏假做出柩的樣子使人勿疑。從這窟門裏拾了進來的。這是

一個法子。但是我想這柩窟是我家裏的家窟。就在我家的後邊而且鎖那柩窟鐵門的鑰匙又在我的家裏。外邊人是沒有的。他要假做送柩進這窟裏來。那裏有鑰匙就是有了鑰匙這出柩的事不是一人一手做得來的。我們家裏也應該知道。我便又想不是從這窟門裡送進來的。那是從甚麼地方進來的。這柩窟又是四邊都是石壁。又只有一個門。不是從門裡進來只有從那石壁裡進來的。我便要想攜着那燭火到石壁各處去看。有甚麼破壞的穴沒有。我自己又想。倘然這石壁上有穴。我方纔沒有燭火的時。應了。亮光了。既然方纔一點沒有亮光。那壁上的穴是斷斷不會有。

的。我。這。番。的。算。計。又。是。夢。想。了。我。那。一。線。生。機。又。到。了。絕。望。的。地。位。了。我。正。  
呆。看。着。那。燭。火。只。見。那。燭。火。微。微。的。有。些。動。我。想。我。現。在。這。柩。窟。裡。這。柩。窟。  
既。然。是。石。造。的。四。面。都。沒。有。隙。那。裡。來。的。風。既。然。沒。有。風。那。火。那。裡。會。動。我。  
因。料。那。石。壁。上。必。然。有。了。隙。有。了。隙。我。或。者。又。有。了。出。去。的。法。子。了。我。因。  
拿。了。那。燭。往。那。風。來。的。那。個。壁。上。去。尋。走。不。到。幾。步。不。料。那。燭。早。已。着。到了。  
盡。頭。息。了。我。要。想。回。去。再。取。那。一。枝。燭。來。點。時。早。已。來。不。及。我。因。執。了。燭。臺。  
立。住。了。看。那。邊。壁。上。時。忽。然。看。見。那。壁。上。白。晃。晃。有。了。幾。條。光。我。便。十。分。希。  
罕。忙。趨。近。那。壁。看。那。光。時。只。見。那。光。分。着。三。面。大。小。恰。與。石。壁。上。一。方。石。子。  
相。同。我。因。想。方。纔。沒。有。火。的。時。候。不。見。這。光。爲。何。現。在。有。了。又。想。一。想。道。是。  
了。或。者。方。纔。還。在。夜。裡。現。在。天。明。了。也。未。可。知。我。因。用。手。向。那。光。的。四。邊。去。  
摸。都。是。硬。硬。的。都。是。石。質。及。至。摸。到。那。三。條。光。線。的。中。間。覺。得。不。像。石。質。了。

我便用手去敲時聽他聲音空洞洞的竟像木質了我因又大悟道是了是了必然在這裡了那海盜真是十分心細他怕這裡破了穴被人看破因此弄去了石子用這木的東西補滿了我便用手向那木的東西推時推來推去那裏推得動他看看越推越牢了我便轉身回去摸到了方纔立的地方摸着那個燭臺又取出那火柴取了火點在燭上再往那石壁旁看時只見那石壁裏果然有塊石子和別的石子不同再細細一看見那石子的四旁都空着一條縫只有下邊一條和旁的石子貼得緊緊的我因細看那石縫時只見那石縫外窄內寬我便想出方纔推那石子越推越緊的緣故必然那假裝的石子是從窟裏向外裝的不是從外向窟裏裝的我因想這裝法也好生奇怪在窟外裝甚不便當又沒有把手處倘在外邊假石上用了甚麼樞扭又易被人看見這究竟是海盜的智識有限了我因放下燭臺用兩

手向那假石上去扳。扳了兩板，那假石果然跌了下來。我向外看時，依舊只有幾條亮光，看不見天日。我心中又是一嚇。我忙用手再向那穴裡探時，見穴裡還有一塊東西擋住。我便用手將那擋住的東西再推了幾推。那東西便被我推去了。忽然窟外的亮光直射入窟裡來。我到此方纔正個大喜，纔曉得我的命正個算是我的了。我因將身向穴裡探了一探，恰好不大不小剛容的一個人出進。我便鑽了出來，向外一看，時好個所在。正在那南皮江的灣頭海岸的靜僻處，舉眼一看，宛如久客的人回了鄉里一般。觸處都是舊物。我看了一時，我又轉身回來，看那出來的穴。宛如初赦罪的犯人，見了牢門一般，更覺十分感傷。我因低着頭，看那推去的那塊假石，見果然是用一種木頭做的。那木頭上塗着一種石色的漆。因此雜在石頭內，一時粗心全然看不出来。因想道：這海盜果然心細。那警官那

裡查得他出來。忽又轉念道：不要說他是海盜了，那是我的大恩人，倘然沒有他，我只得餓死在窟裡，因便再從那穴內鑽入窟裏，再去收拾那柩裏的寶貝。剛一進穴，只見方纔放的那燭火，還沒有息，纔板下來，裡面的那塊假石也橫在旁邊。我見那假石，我又忽然想起那假石爲何要兩塊，不是一塊生的？因又取起那塊假石，看時，只見那假石靠着外邊那面，有個小小樞扭，我便恍然大悟道：那海賊真個聰明，真個聰明！他做一塊恐怕不能合縫，如有人在窟內，或者可以看出所以做了兩塊。你看這兩塊假石的四邊，裡邊一塊是裡大外小的外邊，一塊是內小外大的，在窟外先將裡一塊用樞扭扣住了，然後再用外一塊合上，自然內外都能合縫，再沒有人瞞破的了。我看那假石，我越愛那海賊心細，因便携燭到了那棺材前，收拾好了皮包，內寶貝再走到那穴口，息了火，再從那穴裡鑽了出去，拿外邊的那塊假石。

蓋。好。振。一。振。衣。心。中。揚。揚。得。意。自。已。傲。着。自。己。道。我。今。番。這。一。回。去。不。但。  
 得。了。妻。子。朋。友。的。情。復。了。以。前。生。時。的。樂。趣。而。且。還。遇。了。這。既。死。還。生。的。一。  
 種。奇。遇。可。以。垂。名。後。世。徧。布。環。球。我。好。不。快。樂。也。我。心。中。得。意。脚。下。便。早。沿。  
 着。岸。向。家。裏。走。不。到。兩。步。忽。然。覺。得。脚。下。生。痛。道。阿。呀。我。沒。有。鞋。哩。又。  
 轉。念。道。這。裏。離。我。家。甚。近。沒。有。鞋。也。可。走。回。去。的。要。甚。麼。緊。因。依。舊。向。前。走。  
 時。又。走。了。幾。步。忽。然。又。想。着。道。阿。呀。不。好。了。我。沒。鞋。倒。不。要。緊。只。是。我。這。身。  
 衣。服。是。受。過。瘟。疫。病。的。倘。然。不。換。去。他。到。得。家。內。我。的。妻。子。或。者。感。染。了。病。  
 了。起。來。倒。不。是。件。小。事。我。要。去。買。一。身。來。換。跣。着。足。又。如。何。好。到。街。上。去。忽。  
 然。又。想。着。道。這。裡。前。去。轉。一。個。灣。不。是。有。家。小。鞋。舖。麼。我。先。去。買。一。雙。  
 鞋。再。去。買。那。衣。服。然。後。回。去。也。不。遲。因。便。上。前。到。了。那。鞋。舖。內。買。了。鞋。那。鞋。  
 舖。裡。的。人。見。我。跣。着。足。走。去。好。生。奇。怪。我。只。好。對。他。說。我。在。山。上。跌。一。交。

跌失了鞋子所以跣足的那鞋舖內的人也就信了我既買了鞋因又走往那熱鬧街市看見有幾家舊衣舖走入舖內看了看衣服都是還沒十分舊的我忽然想到現在這裡疫病死的人多這衣服不要是死人身上脫下來的依舊有那傳染病的病根在上因便問那舖裡人道這衣服可是病人身上着過的那舖內的人便笑道老公那疫病不是專染那沒錢的窮人的疫病死的人不是一定賣衣服的那賣衣服的自然也不一定是生疫病的了你知道市內有名的富人波倫伯昨日也染了疫病死了我一聽了我的稱呼我便詫異又聽了他說起我死去的事我便問他道波倫伯也死了那可惜了那舖內的人道可不是眼放着千百萬的家資沒人管理天仙般夫人成了寡婦我聽了他這樣的話便點了點頭歎了一口氣道可知人生是無常的說時我早揀了一付水手的衣服買了那舖裡的人道老公你又不是

水手買了這個做什麼我說道那水手的衣服自然不至是疫病人的衣服。了我答了他這句話我心中總想不出他老公老公什麼這樣稱呼我恰好。我將那水手的衣服穿上走至着衣鏡前照時這一照纔叫我魂飛天外魄上雲端嚇得我比在那窟裡出不得來的時候還苦看官你道爲何原來我頭上烏黑的一頭髮不知什麼變成了雪白了我想我頭髮這般白忽然變成了一個老年人我的妻什麼還來愛我我一想到這裡我自悔當初爲何蘇生了轉來這個醜形狀叫我如何回得家去我不覺呆立在着衣鏡的面前動都不能一動那衣舖裡的人見我不動便問我道老公你看這付衣服好也不好我被他一問我纔醒了回來我心中着實不快便付了錢一個人恍恍惚惚的出了那衣舖一頭走一頭想又自己安慰道我雖這般白了頭髮甚是形醜但是夫妻的恩愛或者不是在形式上的我往往看見人家絕

醜的婦人。他的丈夫看了他宛如天仙的也有絕醜的男子他的女人見了他宛如活寶的我和我妻的愛情既然生了子有了關係不是區區髮白可以淡得來的我漸漸想我失意的心漸漸的減了抬頭一看已走差了路不往家裡這邊去倒向着那邊去了我忙回身轉來又走了多時覺得肚中十分餓。想着我自從死去後已有一日來不曾吃東西看見路旁有一家飯店便想我不如吃了飯再走因便走進那飯店討了一間房坐下點了几樣菜吃了看見旁邊有隻睡榻我便去歪在那榻上我正在死而復生之後又忙了一夜不曾休息剛一歪上便睡着了及至醒來已是黃昏時候我便急起身付了飯錢出了店走向家裡來我一路走我心中又喜又懼喜的是我這一回去我家裡的人不消說的是快活了他們快活我自然愈加快活懼的是我白了這一頭頭髮他們或者因此不快活他們不快活那我就不

能快活了不能快活倒不如死在棺裡還沒有甚麼快活不快活的糾纏這兩個念頭轉在肚裡翻來覆去一時委決不下將那方纔走回家去的一團高興漸漸的覺得懼怕便一步步慢慢的走心中想我別的人都還不要緊只什麼對得起我的妻他這樣正在妙年的人伴了我這老漢他雖然不嫌棄我我也自己慚愧及至走到那山脚下上去便是到我家的路了我便立住了想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想到後來總沒有不去的理便一路順着山路走上山一頭走一頭看着山景心中又想到這一處是我和我的妻平時同着散步的那一處是我和我的妻平時立着看山景的又看着那一帶路旁的公椅是那一日我和我的妻並坐談心的那一處山角樹林是那一夜和我的妻携手看月的走過了兒處走到一個轉灣角上忽然看見了一家珈琲店便又想起死時的情形心中又生了一個感觸那時天已全黑珈琲店

裏早點着明亮的燈店裡的東西一一都看得清澈轉了灣再往上走早又看見了我家大門前的電燈了我因對着電燈前去到了大門口幸喜那大門不會關上走進花園那花園裡寂無人聲也不見有一個人影再走去便到了我的房屋了那房屋的門開着遠遠地望去早望見了房內的燈光射在庭內正看時忽見那燈光裏有個人影兒一幌我便心中一動呀呀那是我的妻耶我的妻耶我的兒耶我的兒耶我想他們正在悲傷我却回來了再走近時忽然聽得屋裏有了人聲了我心中又是一動呀呀那不是我的好友花利的聲音耶我想他自從我死後必然悲傷到如今這是他的哭聲還是他的歎氣聲呀再要聽時忽然間一陣笑聲我心中又是一動爲什麼唉唉是了我想必然是他見我家裏的人悲傷過分所以故意裝着笑安慰他們的正在想忽然見那庭前的燈光裏人影兒又是一幌

接着那人影兒便從屋內走出來了。我一見他出來我不覺便向屋的旁邊一退躲在牆腳旁看時只見一個紳士打扮的人低着頭走將過去。我看那人正是花利花利剛纔過去忽然又聽得那屋裡又叫了一聲。我聽了那一聲我心中便突突的跳那是我愛妻的聲音聽了他的聲音我的魂早隨着他的聲音去了接着又聽得脚步聲來我這時心頭便如小鹿一般的亂跳我想這時他也出來做甚我便逆着氣看他走過我先想道我的妻呀你悲傷這一日夜不知憔悴的什麼樣了你的眼哭的怎樣腫了你的髮蓬的怎樣亂了你的舉動昏的怎樣顛倒了我和你不知前世爲着甚麼冤家害了你這一場苦楚我剛想到這裏我眼睛裏忽然一閃我心中又特特的一跳咦、咦、奇了他爲什麼依舊穿着這樣華美的衣裳我當時不覺心中一酸。一股火氣便從丹田內直衝上項門來我便登時大怒我便想要上前去問。

他忙看他面上那料他面上竟沒有一點戚容只含着笑我更怒不可遏便要追上前去攔住他問他罪我忽然又轉念道他或者不是真的笑他必然是爲着我氣的過分發了痴了纔有這樣痴笑我每見痴的人個個都是這樣笑的我又自己安慰着自己看他後來動靜這一看纔教我髮指毛立勃然大怒那裏是怒我早咬着牙切着齒如天之恨那裏是恨我早心如刀割我痛他那裏痴他那裏是痴笑他早急急忙忙走過了我的面前去追那花利了他早趕到了花利和花利同步了他的身早並了花利的身了他的手伸了起来了花利的手也伸了起来了他的手臂和花利的手臂早連環了他和花利都立住了轉身回來了他便斜着眼對着花利笑花利也對着他笑他仰着頭花利便低着頭花利便和他接了一個吻他一笑也和花利接了一個吻他便將手臂一鬆花利便順勢抱了他的腰他便笑花利也笑我

當時欲哭無淚我心痛比刀割更痛我全身盡木當時比死時還苦比在棺材裏活來時還苦比在柩窟裏出不得來時還苦苦苦看官你們沒有經過的那是不知道的我正氣的無可如何我又見他和花利早又連着手向我這裡走來一頭走一頭兩人甜蜜蜜的說話我見他們走來我只得再向後邊躲去我躲的地方原在屋宇的旁邊那屋宇的旁邊靠着裡面原有一帶樹木我便躲入樹木裡那樹木面前靠路旁擺着兩個長的木椅那個長梳是我不曾死時暑天月下和他與花利們閒談的他們兩人既走到了那長椅前便在椅上你靠着我的臂我靠着你的臂坐了他便伸着那一隻手向着花利胸前弄我忙看他弄甚麼時我一看我便咬着牙心中罵道那是花利的心那是花利的血那是我他日看得見的花利胸中剜出來的心和血那不是紅的嗎那不是圓圓的一朵薔薇花嗎那是我意陞下賞賜我

## 新蝶夢

是我最愛的那爲何也插在他的身上我纔看他我又見他兩人相視而笑我便兩眼直視對着他們不動我便見他們兩個人四隻眼也相視不動我氣的如醉如夢他們兩人也如醉如夢我便按納不下我便要跑出去叫將起來我早看見了他的唇一動他的唇邊便起了兩個笑暈他的口裡早發出了當年唱歌的妙音他便叫道利哥利哥看官他這一叫你想我傷心到怎樣你們想也知道我歐洲的風俗不是親兄弟親姊妹親夫妻斷沒有呼名不呼姓的他叫他利哥他不叫他花先生他是明明以最親近的情義待他認他做丈夫了我聽他這兩字我便如犯着死罪的人奉到了斬令一般以前所餘的一線餘望一時盡絕我的身便一時如提入冰箱裡一般從心窟冷起一直冷到四肢百體沒一般不冷我便死我早已全死我耳內忽然又聽得如奏音樂的聲音道幸虧那波命死了天呀天呀我正在冷到極。

處的時候。我一聽這話。我心忽如火燒一般。我當時要恨。早已恨到無可再恨了。要怒。早已無可再怒了。我想我怎樣害了他。他竟這般恨我。我死了。他不悲傷也罷了。什麼倒說幸虧死了。假如我這次不死。他心中厭我的心也可想見了。我往生前那一件待差了他。他喜歡的要的那一件。不曾依過他。他現在倒這般說法。那還是人說的話嗎？那還有一絲一毫人的氣在他肚裡嗎？那還是人嗎？這一種不是人的人。枉騙了我幾年。騙了我別的都還可騙了我幾年。獨一無二的真情枉送在這不是人的身上。我那得不怒。我當時怒憤已極。我便要上前去扯他的嘴。拔他的舌。割開他的心。看他是怎样生的我。當時若真個扯他。拔他。割開他的心。我怒還有限。我當時恨不得拿了刀趕到他的面前。將他身上縱橫亂搠。搠做他肉醬。我怒纔息。我当时若真個拿了刀搠他。做肉醬。我怒還有限。我当时早瞪着眼。監着耳。咬着牙。

捻着拳挺着脚身體早如釘住一般我當時怒的早已不知有自己不知有  
自己的怒了我正怒着他我又聽得那花利冷笑著說道他嗎他嗎他這樣  
不近人情的人你還說他做甚他未死的時候控着你像自己的妻是一個  
人獨占的不想也有今日我聽着這句話我倒不能再氣好笑起來了我想  
天下那有這種混賬的人說出這般混賬的話來我自己的妻不是一個人  
獨占像你這樣占了去難道倒是人情天理嗎我正在想我又見花利那嘶  
用手去捻他的手他便拾頭起來四處一望斜着眼對花利笑了一笑點點  
頭道那東西果然可笑但是幸虧他未死之前便招了你來在這裡住偶然  
你不在這裡我現在新死了他總要守了他六個月的孝才好和你同住不然  
便要被別人家說笑的我聽着他這樣說我心中又好笑道他也有羞恥也  
怕別人說笑嗎又聽他接着說道自後請你總須留意一點當着他們用人

是不好隨便的這個名聲傳了出去不好聽我心中想道你也怕名聲不好聽接着花利便搖搖頭笑道那怕甚麼到了明日我們將那用的人一併換了去他們做他們的事我們做我們的事干他他們甚麼他兩人正捻了手說的高興忽然我看見他奪了手面色登時改變立刻立了起來回了頭四邊看望那花利也忙立了起來問他道你爲什麼這般驚恐你看見了甚麼了他搖頭道不是他又往四邊看了多時忽然向着樹林旁邊一指道那個我見他一指我便吃了一驚我將謂他已看見了我自後又聽他說道原來是白虎在那裏我怪道聽見聲音響我將謂波侖的靈魂出現了花利笑道你還這樣說你的胆也太小了他道那倒不是胆小波侖生時他是常在這裏坐的或者他死了仍舊到這裏來也未可知花利又冷笑指着那白虎道真個是他來了說着兩人又携手依舊坐下花利接着又對他望了一望

兩隻眼睛微微含着酸意說道：你爲什麼現在還只是想着他我看你心裏到底還捨不得他哩！他正色道：那裏我想他做甚麼？我不過這樣說。我現在只有你，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花利聽他這般說，便又忙向前向着他，實接了幾個吻，含着笑對他說道：我不懂你當時爲什麼愛他？嫁着他，他也含着笑看了花利幾眼，道：你不知道我當初嫁他何嘗和愛你？這樣愛着他，我聽他這樣說，我便要知道他當年的心是怎樣？因又留心聽他說下去，只聽着他低着頭說道：我當年年紀還輕，我又不會見過世面，我看了男的人，個個都是好的。我心中想道：原來如此！他又道：而且我當時在那孤貧院裏吃的是人着的。是人我窮苦到萬分，我受不得那個窮苦，我嫁他，我是爲逃去那窮苦的。我心中又想道：原來又是如此！他又道：而且他是我們意大利有名的豪富，他家裏守着千百萬的家資，身上受着伯爵的名號，他要來娶我，我當

時。自然。嫁。他。花利。旁。在。邊。笑。着。問。他。道。假。使。當。時。你。已。認。識。了。我。你。那。時。嫁。他。呢。還。是。嫁。我。他。聽。了。這。句。他。便。微。微。的。只。是。笑。不。答。花利。又。問。道。你。嫁。了。他。到。了。這裡。自。後。便。怎。樣。他。道。我。嫁。了。他。起。初。到。也。一。心。一。意。守。着。他。將。謂。世。界。上。男。子。不。過。如。此。的。自。後。你。來。了。見。了。你。的。風。采。聽。了。你。的。談。笑。我。纔。知。道。世。上。竟。有。這。可。愛。的。男。子。我。又。常。常。和。你。相。見。我。只。是。不。得。空。兒。我。早。已。一。心。在。你。身。上。說。罷。便。斜。看。兩。個。千。嬌。百。媚。的。眼。看。看。花。利。花。利。聽。了。他。話。又。被。他。這。一。看。便。如。觸。了。電。氣。一。般。在。那。椅。子。上。直。跳。起。來。兩。隻。手。抱。住。了。他。的。腰。將。他。抱。起。又。低。着。頭。不。住。的。和。他。接。吻。看。官。那。也。奇。怪。我。當。初。走。回。來。見。他。們。的。時。候。我。看。見。他。和。花。利。說。了。他。一。句。話。花。利。和。他。觸。了。一。觸。手。我。的。眼。裏。心。裡。便。如。觸。着。刺。的。一。般。他。們。兩。人。愈。親。熱。我。的。心。便。刺。的。愈。深。愈。痛。自。後。我。漸。漸。的。聽。他。說。了。話。我。的。心。却。漸。漸。的。變。了。到。了。這。時。我。見。

他和花利現了萬般醜態。我却心中也不恨不怒不痛了。倒像他們這般是應該這樣的。我不怒他這些事。我却要緊聽他們說下去究竟什麼一個結局。我只見他們兩人拘腰接吻亂了一陣喜的那花利手舞足蹈自後兩人又携着手坐下。花利笑着問他道：現在他死了得了空兒了。他答道：這也天從人願。教我們兩人逞心如意的。花利因又挨近他的身旁問道：我們兩人既然這樣的情投意合。又得了這個天假其便的機會。你幾時好和我明白的接了婚成了正式的夫婦。他似笑非笑的還沒答聲。花利又急接着說道：你又怕人家說話。偷然我們兩人正名定分的成了夫婦。還怕人家說什麼話。他依舊只是笑不作聲。花利着急兩隻手捧着他的手叫道：你呀。你爲什麼不應承了我呀。你爲什麼不說你還忘不了你波侖嗎。他忙搖頭道：誰還想着他忘不了他。你也太看輕了人了。花利忙道：那麼爲着甚麼。你不是愛。

新蝶夢

着他的兒。怕嫁了我。他的兒受苦。他不等花利說完。又搖着頭道。不是不是。那小孩子更值得甚麼。雖是我親生的。我不要了。也就不要了。說甚麼愛花利。又道。那麼你是不是爲着喪服。沒有滿喪服裏。沒有便嫁人的。那是果然。不差。只是我現在說結婚。並不是現在就要教你和我結婚。只要你親口許了我。到了甚麼時結婚。使我安了這個心。那我就死也情願了。他停了半晌。要說不說的。遲延了多時。花利只在旁邊急的似沒了頭的蒼蠅。一般逼着他。問他爲甚麼。他依舊含着笑。半吞半吐的。不說半晌。纔答道。這個我不能許。你花利一聽了。不能許你四字。又如被電氣觸了一般。從那椅上直跳起來。叫道。你呀。你呀。你爲甚麼不許我呀。連問了幾聲。他纔說道。我現在既已。伯爵夫人的身分。有了千萬家資的家產。我倘然明白允許嫁了你。你是人。人知道。沒有一個錢。沒有一官半職的。豈不被人恥笑。爲了這個緣故。所以。

我十分躊躇不能允許你。我聽了這話，心中自然暗笑。花利聽了這話，便又如彼電氣觸了一般，直跳起來，又如彼催迷術施了定身法的一般，呆立了半晌，纔連聲叫道：「你呀！你呀！你呀！」你原來是這個心呀！他見花利發了急，便忙又立了起來，携着花利的手道：「你不要着急，你應該原諒我的心。我雖然不能和你做個明白夫妻，但是我和你的情分終是今生今世第一個的了。」花利雖然聽了他的話，心中還是不快，怏怏的坐了下來。他又安慰道：「你為什麼一定要和我做夫妻呢？你還不知道嗎？情的厚薄，斷沒有在那夫妻上。你不看見我和那波倫雖然是夫妻，但是我的情却在你身上？」花利聽了這一番話，依舊不作一聲。他又道：「我雖不能和你做夫妻，但是我看待你的那件事，不如夫妻來。你既然愛我，你也應該設身處地代着我想，像我現在的地位，和你結婚究竟宜也不宜？」花利被他這樣一說，纔慢慢的

道。你雖然和我好。你不肯和我結婚。究竟我心中有些不滿意。他又挨過花利的身邊來。親親切切的對花利說道。我望你終要去了。這個成見。纔好。我想能夠你我做夫妻。果然好事。現在既和我有不便。你安了我的心。和我心上親近。比和我名分上親近更好。花利被他甜言蜜語了一番。纔又歡喜起來。對他說道。那也是一樣的。你既肯和我終身這樣親近。名非夫妻。實則夫妻。那也是一樣的。他忙笑對着花利道。這個自然。我今生在一日世上。便是這般的待你。一日。於是兩人又復如前歡笑。花利因向說道。你曉得我一定要和你做夫妻的緣故嗎？我爲着恐怕不能終身和你好。如今日一般。所以要和你做了夫妻。定了這個名分。現在你既肯終身和我這樣我自然也心定了。我只要你不再嫁別人。那就不嫁我也可得。他忙說道。這個後日再講。花利聽說。後日再講。早又着急道。你說後日再講。那就是後日再要嫁人了。

你還說終身如今日一般的待我嗎，遂又拖着他的手大叫起來。只這一叫忽然樹底下跳出一樣東西來。我忙看時，只見是那白虎健犬。原來犬那樣畜生是最有義氣的。見了主人有急必然前來相助。所以大凡養犬的人或者和人相鬧，或者和人相爭，那犬不在旁邊便罷。如在旁邊，他沒有不助着主人和那主人的敵人爭鬥的。倘然主人喝住了他，他便退去不喝住他。他便拚著命和那敵人相鬥。不管有害無害，與主人有益無益，這就是他的性靈。比別種畜生高了些的地方，也就是比人不及了的地方。當時白虎聽着花利一叫，又見他掩了女主人的手，直跳起來，將謂和女主人有甚麼解不开的冤仇。他便從樹林底下直跳出來，撲至花利面前，便叫。花利正在煩惱的時候，被他一叫，更動了怒，連忙一手放了那婦人，用腳來蹴那犬。那犬見花利來蹴，知道和他相爭，便更奮勇向前。花利的腳到時，恰好和那犬的口。

碰了個着那犬更萬分憤怒便順勢咬了一口那花利痛極而號想要再用那個脚再蹴時早被那犬一撞撞倒在地上那婦人見勢不好便來呼那犬那裏呼得他動那婦人見呼那犬不動便也從椅上跳了起來用脚蹴那犬這時花利正在地上亂滾那犬也在地上亂咬那婦人雜在中間亂蹴亂喊忽然聽得鴉的一聲那婦人也被犬咬着一口跌倒在地上了忽又聽得鳥的一聲那花利早已被犬咬着要害處叫了一聲死了那犬見咬死花利也就住了當時我聽那婦人一聲叫將謂他也死了忙從樹林出來跳去看時那婦人正在從地上爬了起來一見了我忽然又叫一大聲倒下了我想再要上前去扶他只聽得屋內的人也已聽得了聲音跑了出來我一聽了這個聲音我怕他們來看見我便趕緊出了門一路走一路想着我今夜遇見的這一番宛知做了一場春夢一般因又走到那旅館裏聽他消息到



了。明。日。見。報。上。說。那。婦。人。也。已。死。了。我。受。此。一。番。經。歷。我。便。看。破。了。世。上。的。  
情。我。便。將。這。件。事。記。了。出。來。布。告。世。上。和。我。一。樣。的。人。我。自。明。日。起。將。再。往。  
那。極。窟。裡。取。了。海。盜。的。貨。幣。要。周。遊。世。界。去。了。看。官。我。便。從。此。告。別。

洋北 約章成案匯覽

每部四十六册

拾元正

各種字帖

行書習 北宋拓王聖教序 六角

寸楷習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四角

行書習 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六角

字帖 行書習 宋拓李北海雲麾碑 六角

大楷習 明拓柳公權玄秘塔 六角

寸楷習 原拓塔銘兩種 五角

小楷習 宋拓十三行 三角半

字帖書習 初搨書譜 六角

字帖 行書習 宋拓褚河南哀冊 六角

行書習 趙松雪海賦墨迹 三角

字帖正艸習 趙松雪正草千文 二角

小楷習 原拓靈飛經 五角

小楷習 舊拓王右軍樂毅論合刻三角

行書習 舊拓趙松雪蘭亭十三跋半角

各種小說

苦情小說 俠女碎琴緣 三角

小偵探小說 毒塊牙 三角

滑稽小說 女學生旅行記 三角

寫情小說 阿難小傳上 六角

小偵探小說 火裏罪人下 上 八角

# 天然墨

## 價目法用

以中國筆蘸水便可寫卷光烏有彩且不膠筆冬日不凍夏日不  
融書案帳桌官商均宜一盒可一二年從此墨匣無用硯墨可廢  
出門最便送禮尤佳學堂中用更為合宜○特號玻璃盒二寸四  
分三角半○一號二寸二分二角半○二號二寸二角○三號一  
寸八分一角半○四號白石盒一角○五號白石匣七分○六號  
白石匣五分批發從廉

小價 小寫 小價 小寫  
說探 說探 說探  
莫愛雙麗傳  
秘密黨  
白雲塔  
俠戀記

三角  
二角半

四角  
二角半

高等小學地理教科書  
萬事調查表  
萬國比較表

一角半  
八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一品香對門  
北京琉璃廠西門

有正書局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出版

(新蝶夢)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再版

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譯述者 上海時報館記者

不

准



印刷所 時報館活版部

上海四馬路

發行所 時報館

上海四馬路

發行處 上海有正書局

871-57 A ]  
734 A